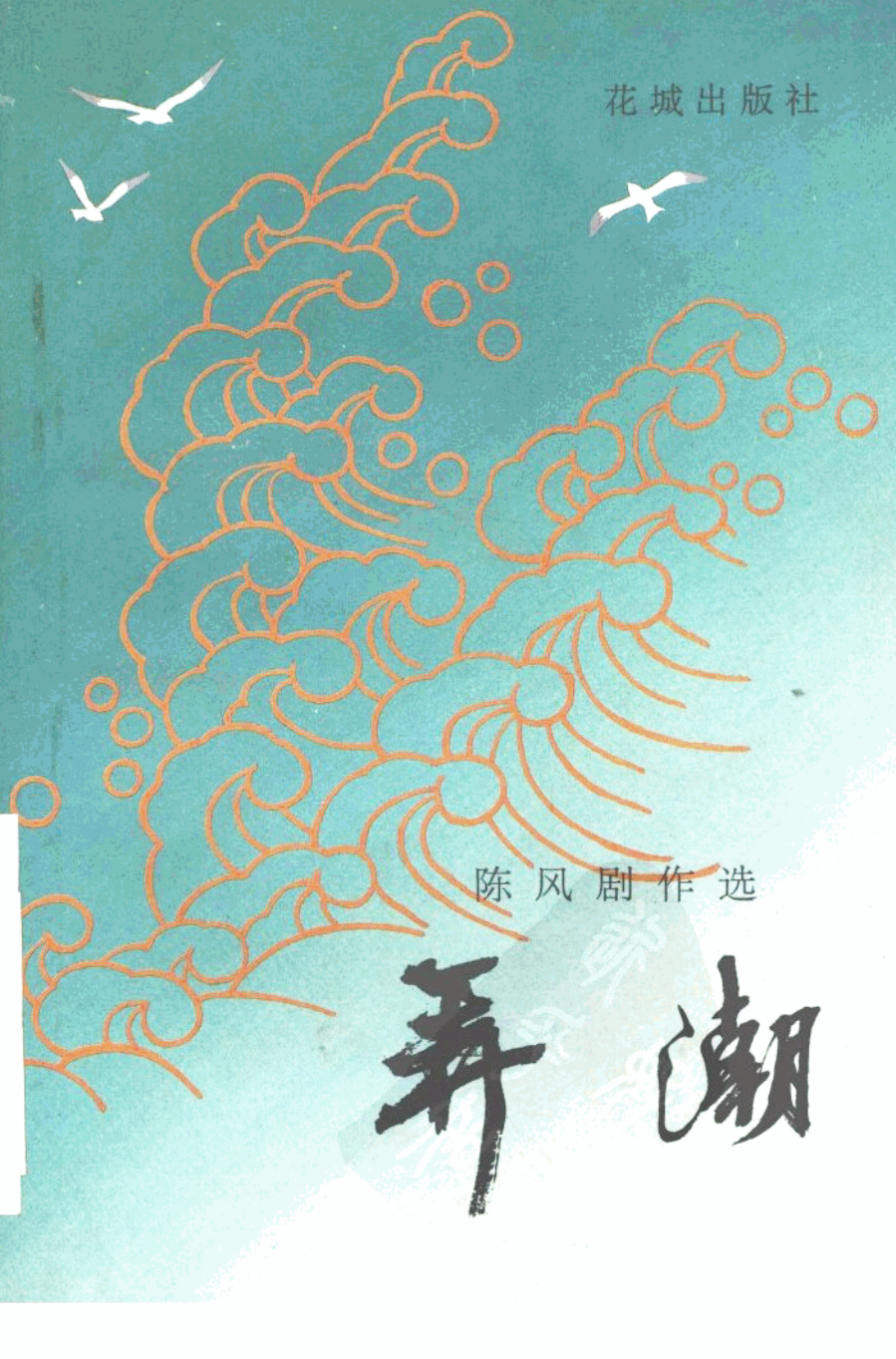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teal color. Large, stylized orange clouds with circular and swirling patterns dominate the left and center. Three white birds are depicted in flight: one in the upper left, one in the upper right, and one in the middle right.

花城出版社

陈风剧作选

弄潮

内 容 简 介

这是剧作家陈风的话剧本选集。这个集子选编了他的《弄潮》、《太平洋三渡》、《多少悲欢泪》、《蛇王泰传奇》四个大型话剧，以及《降龙曲》、《接车》两个独幕话剧。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对生活予以观察和审视，并以独到的体验和感受，以及强烈的社会意识，通过戏剧文学的手段，在作品中塑造了爱国华侨科学家、新时期开拓型企业企业家、农村基层党委书记和助人为乐的老百姓等的艺术形象。另有一个剧作以一个传奇的故事，展示了30年代初期广州的民俗和社会风情，乡土气息浓郁。所有这些剧本结构流畅、戏剧冲突尖锐，情节动人，可读可演。

这个集子中的剧作除刚刚完稿的《蛇王泰传奇》外，已全部排演或已在杂志发表和出版单行本。

序

我结识陈风同志之初，是40年代下半期在香炉峰下。就在这十里洋场，陈风参加了华商报(新民主出版社)工作，走上了革命之路。那时相见的时间不少，因此稍知他的生活足迹。文学是他少年时期的“宠物”，耳濡目染，早就做起“作家梦”，而圆梦却是艰辛的。虽然从校对到编辑，中间也发表过一些作品，但离作家的光环尚远。几经努力笔耕，60年代初被调到羊城话剧团当专业编剧，即是说，他的写作积累已能取信于人，把他安上作家这个位置了。这是实至名归，不负他所付出的心力。他重视深入生活，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企业家、华侨、体育人士、特区商人等等；他喜爱文学，写过剧本、散文、报告文学以至短篇小说等等。散文集《不泯的爱心》问世后是得到读者欢迎的。

《弄潮——陈风剧作选》包括《弄潮》、《太平洋三渡》、《多少悲欢泪》、《蛇王泰传奇》、《接车》、《降龙曲》六个剧本。看了它们，便知道除了《降龙曲》外，都是十年浩劫过后之作。陈风自言，在此之前，作品多半是配合政治任务的，所以往往思想大于形象，缺乏真正动人心魄的东西，没有必要就不选进集子里。另外，与闻风同志合作修改的《三

渡太平洋》曾获广东省、广州市戏剧调演的剧本和演出一等奖，已刊载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选编的《赤胆金刀》话剧中，这次就不重印。陈风选刊了初期的《太平洋三渡》文学本，用意是保留个人对华侨和归侨的直接感受和艺术创作上的个性和风格，哪怕不那么完善也罢。以上两点，我想他是说得有道理的。统观这本集子，说明了文如其人的至理。陈风为人真诚朴实，谦虚勤奋，自觉地深入生活，因此他笔下就流露出一种朴素真实之美，没有花哨取巧的招数，这是从他的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也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六个剧本各有特色，希望读者们品评，我只举一大一小作例子来介绍一下。

以《弄潮》作书名，十分恰当。这个剧本是作者从深入中外合资企业的新天地中所感受到的不寻常的气息而创作出来的。他抒写一个开拓型的企业家在复杂、曲折、艰难和缺乏经验的人生道路上的遭遇，确有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力量。无怪此剧被选为全国话剧改革题材新作研讨会的新作之一，又在《剧本》月刊发表了。这是陈风的力作，使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独幕喜剧《接车》是很有生活趣味的。作者刻意塑造人物，剧本富于娱乐性，也具有教育意义，不能以短剧而轻视之。要知道，好的独幕剧是十分难写的，《接车》却使我们耳目一新。选剧较严的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也选演了它，而且获得成功，这是很自然的事。

陈风少年期不是做过“作家梦”的么？这个梦早已不是虚幻的了。但年过花甲的他现在仍在寻梦——寻找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并闯进社会主义文学长廊之梦！（见《广

东当代作家传略》)陈风的志愿和干劲是值得钦佩的。

祝他寻梦成功!

病中执笔，小文一篇，不像序言，惭愧惭愧!

李 门

1995年10月

目 录

序	李 门	1
弄潮		1
太平洋三渡		85
多少悲欢泪		177
蛇王泰传奇		243
接车		313
降龙曲		329
弄潮人在潮头立	谭元亨	373
后记		378

弄 潮

• 大型话剧 •

人 物 表

朱 刚——男，38岁，华大汽车实业公司总经理。

何惠文——57岁，某美术学院教师，朱刚的母亲。

李灵灵——女，28岁，华大汽车实业公司副总经理，港商代表。

李仁白——50岁，华大汽车实业公司董事长，港商，李灵灵的父亲。

丁 涛——男，58岁，华大汽车实业公司副董事长。

杨小凤——女，26岁，华大汽车实业公司公关部长。

杜 鹏——女，26岁，华大汽车实业公司汽车司机。

钟 标——男，50岁，华大汽车实业公司生产部长。

王志财——男，32岁，华大汽车实业公司技工。

郭 仔——男，18岁，华大汽车实业公司学徒。

群众若干人。日本人。英国人。

时间——80年代初。

地点——广州、香港

第 一 场

[香港。黄昏。

[海滨大酒店咖啡厅外，一张漂亮的小餐桌，配置着四张别致的椅子，一把太阳伞竖在一旁。在远处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海潮一个接一个扑向岸边的沙滩。远处依稀可见鳞次栉比的高楼，以及五光十色的霓虹灯。

[幕启：音乐，海涛之声。

[一对情侣、三两个女子游罢归来，走过。

[丁涛携手提包匆匆上。他仪表堂堂，穿着得体，他不时看看手表又望望大海，显得慌张失态。

丁 涛 (自语地)怎么还不出来？只有半小时李老板就要来签合同了，可他……(突然想起，不禁惊讶)啊，会不会出事?!这么大风大浪的……(忍不住走向海边大喊)朱刚！朱——刚！

[李灵灵身穿袒露时装，浓妆艳抹，风姿秀逸，举止优雅地上。

李灵灵 (听叫喊朱刚，疑惑地)朱刚？(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名片)是朱刚！(迎上去)请问先生，您找的是这个朱刚吗？

丁 涛 (看名片)对对，是他。我们是一块来香港洽谈生意

的。

李灵灵 约定六点在这签合同、吃晚饭？

丁 涛 对对。

李灵灵 那，您就是丁先生了？

丁 涛 对对，我叫丁涛。您是？

李灵灵 我是李灵灵。（送上名片）

丁 涛 （接过）是李小姐。哦，您还是贵商行的经理。那董事长李仁白先生……

李灵灵 家父因临时有事，要晚到一些。我刚从日本回来，一下飞机，他就让我先来接待二位。请多多原谅。对，那朱先生他上哪了？

丁 涛 游泳去了！

李灵灵 游泳？这么大风大浪的。

丁 涛 李小姐，您不知道，我这位同志……哦，我这位同事看见大海简直不要命。到香港这几天，一得空，就下海。

李灵灵 （感兴趣地）他那么爱好游泳？

丁 涛 是的，还说什么大风大浪才够刺激。可万一……哎呀呀，李小姐，您能不能找个救生艇？

〔朱刚穿游泳裤上。他用毛巾擦着湿淋淋的健壮裸露的上身，他那闪着灵气的双眸和从容的神态，显露出他的聪慧和力量。〕

丁 涛 （惊喜）哎呀呀，你可真把人急死了！

朱 刚 （看了看表）六点还差一刻，换衣服，还有的是时间。

丁 涛 （对李灵灵）你看，……哦，我来为你们介绍！他就

是朱刚，这位是李老板的千金李小姐！

李灵灵 是朱先生，幸会……

朱 刚 幸会。李小姐，对不起，我这个样子，太失礼了！

李灵灵 不不，是我的过错，不该提前一刻钟到。

朱 刚 哪里的话，我换换衣服就来。(欲下)

李灵灵 朱先生，不忙。你看——大海、沙滩、太阳伞、游泳装……这是多么和谐、协调啊！和谐、协调就是美。对不？

朱 刚 是的。……不不，我们双方就要在合同上签字了，如果我还是游泳装，恐怕就不和谐、协调，就不美了。李小姐，你说是不是？(大笑)对不起！回头见！(下)

丁 涛 李小姐，如果我们合作的这个华大汽车实业公司办成了，他将是我方总经理。

李灵灵 他想到要经营这种企业，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丁 涛 在这几天洽谈中，双方讨价还价，甚至唇枪舌剑，他硬是把令尊大人说服了，基本上同意我方起草的合同书。我的戏倒是给他这个配角抢去了。(哈哈大笑)

李灵灵 哦……您是主角？(也大笑)

[朱刚穿西服、皮鞋上。他更显得风流潇洒、器宇不凡。]

朱 刚 李小姐，累你久等了。

李灵灵 别客气。朱先生，我提议，为我们不久在广州真诚合作干一杯！(向内招呼服务员拿酒来)

朱 刚 令尊大人决定了？

李灵灵 是的，我还在日本，父亲就电话告诉我了，要我驻广州。

丁 涛 李小姐可是贵商行的大经理呀！

李灵灵 这正证明家父对这一合作企业的重视。

[一女服务员左手捧着放有三杯酒的托盘，右手拿着一瓶酒上。

朱 刚 如果真能与李小姐合作共事，我感到荣幸！

李灵灵 (拿起一杯酒)好，干一杯。

朱 刚 可以。不过，我非三杯不饮。

李灵灵 为什么？

朱 刚 我相信李小姐的酒量。

李灵灵 行，干！

朱 刚 干！(拿起一杯酒与李灵灵碰杯，而后各人连干三杯)

李灵灵 (再拿起一杯送到丁涛手上)来，丁先生，我代表家父，敬您一杯！

丁 涛 谢谢！

[李灵灵与丁涛正在碰杯时，李仁白与一女秘书匆匆上。

李仁白 请等一等！丁先生，朱先生，酒是要喝的，杯是要干的，不过，要把内容改一改。

丁 涛 改改内容？

李灵灵 爸爸，您这是怎么了？

朱 刚 不是为签合同，不是为我们的合作？

李仁白 对，是为我们的友谊。我们商人有句话：“生意不成人情在。”

丁 涛 李先生，你是说，我们的合同不签了？

李仁白 对。丁先生，请原谅，我们商人还有一说，“早晚时价不同”。当然，如果已经签了，那我一定信守协议。

朱 刚 李先生，这太意外了，能不能把你今晚的“时价”讲讲！

李仁白 很抱歉，请二位原谅吧，我实在无可奉告。

李灵灵 爸爸，你……

李仁白 灵灵！

丁 涛 李老板，你应该尊重你自己！

李仁白 不，丁先生，是你们内地的政策变得太多了。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出示一件信函）这是我刚刚收到的内地一位亲戚的信。（指点着信纸）你看，这不是个信息吗？

丁 涛 广州这间合资企业的问题我知道，它违法经营，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但我们政策的调整、完善也是理所当然的。地球那边美、加等国家，不也常常调整他们关税之类的政策吗？

李仁白 丁先生，恐怕没有哪个老板愿意做赔本生意的吧？再说，你们有无这么多外汇偿还我的贷款，我至今仍持怀疑态度。

丁 涛 合同不是写清楚了吗？我们总公司有货物出口，有留成外汇。

李仁白 如果没有，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呢？

朱 刚 欠帐不还，你可以按合同办事，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

李仁白 这……

朱 刚 李先生，你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外合资企业的老板赚钱，或者赚了钱又拿不出去，那我们的开放政策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当然，我们的开放政策还不够完善，有时还会受到干扰，可我认为，做买卖本身就是冒风险。据说，在西方，一个不敢冒风险的经理人员，老板很快就会把他解聘。因为老板认为，这样的人在激烈的竞争中，丧失的机会比捕捉到的机会多得多。现实往往是风险越大，希望越大，获利越高。这很像到大海中去游泳，风浪越大，那搏击风浪的乐趣就越多、越浓。

李仁白 朱先生高见。不过，我李某人别说到大海去游泳，就是到游泳池也不想。

朱 刚 但您是炎黄后裔，华夏子孙，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不能再闭关锁国、因循守旧了。我们要医治愚昧和创伤，消除贫穷和落后。否则，国家没有出路，民族不能振兴，人民大众更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开放改革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国策，是万万不会变也不能变的，哪怕要付出代价，要冒风险！

李仁白 这……

李灵灵 (多次要劝阻)爸爸，朱先生说的是很有道理的。(亲昵地在父亲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

李仁白 (一怔，愠怒)你怎么不早说？

李灵灵 是您不让人说嘛。

李仁白 (转对朱刚)对不起，朱先生，我改变主意了。

朱 刚 同意签约？

李仁白 不，我建议延期一天，双方再慎重考虑。

朱 刚 我们可以奉陪一天，不过，到时如再拖延，我们就只好像香港人说的：“东家不打，打西家了！”

[灯灭。]

第 二 场

〔广州，华大汽车公司。晚上。〕

〔两年以后。〕

〔一侧是华大汽车实业公司大门，张灯结彩，五只灯笼悬挂门上，写着“二周年志庆”字样；一侧是接待室，设置高级沙发和一部电话机。〕

〔场内庆祝晚会正在进行，演唱声、掌声不时传来。〕

〔丁涛在接待室打电话。李仁白关注地听着。〕

丁 涛 ……你是梁主任家吗？请问，梁主任回来没有？……没有。好，谢谢。（放下话筒）这么晚还没有回家？我怀疑他有意给我们一点脸色看看。

李仁白 可能吗？

丁 涛 很可能。这也怪朱刚。其实聘他女儿当公共关系部长也不是不可以的。就是个子矮一点、胖一点嘛。

李仁白 不，丁先生，这件事，我是支持朱总经理的。公共关系是一门科学，搞公关不只要有才，还要有貌，这个工作的好坏，影响到企业的成败兴衰。

丁 涛 李老板，我们合作相处两年多了，说句不见外的话，在我们这里，有时不违心办事还真不行啊！不说了，我们去看看晚会吧！（与李仁白欲下）

[何惠文风尘仆仆地上。她身材颇长，风度文雅，穿一身西装裙，背一块画板，提着大包小包行李、杂物。

何惠文 老丁，李先生。

丁 涛 哎哟哟，是何老师，您回来了？

何惠文 (与之热情握手)刚刚到。

李仁白 何老师旅游去啦？

丁 涛 不，她是带学生去云南前线写生的。

何惠文 学生他们都坐火车，我是为庆贺贵公司开业两周年，特意坐飞机赶回来的。您看，连家还来不及回去哪！

李仁白 那太感谢您了。

[演唱声止。

[朱刚手持吉他与李灵灵上。

朱 刚 妈妈，你真的赶回来了？

何惠文 怎么，不欢迎？李小姐，您好！（与之握手）

李灵灵 您好，何老师。

何惠文 刚才原来是你唱的，李小姐真是多才多艺。

李灵灵 我是凑热闹。朱经理弹的才叫内行呢。

何惠文 (笑)什么内行，是他父亲留给他一点音乐细胞罢了。

丁 涛 我说呀，李小姐唱的好，小朱弹的也好，你弹我唱，最佳拍档。(大笑)

朱 刚 (制止)丁董事长……

丁 涛 所以，两年来两人通力合作，把华大公司办得闻名全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走在前列。